

z h a o m e i w e n j i

趙玫



文集

ZHAOMEI

ZHAOMEI
ZHUOPINGJI

紫丁香园

偿还

岁月如歌

朗园

广西民族出版社



赵玫

ZHAOMEI
ZHUOPINGJI

文集

西 民 族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包晓泉

装帧设计 上官靖

赵玫文集

出 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
发 行 广西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广西地质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8
字 数 480 千
版 次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ISBN 7 - 5363 - 3433 - 8/I·885 定价:26.80 元

目 录

短篇小说

紫丁香园.....	(1)
疯女人	(48)
偿还	(67)
海外传说	(86)
和英雄舞蹈	(90)

中篇小说

岁月如歌.....	(102)
-----------	-------

长篇小说

朗园.....	(204)
---------	-------

紫丁香园

上 篇

一

我决意从此并拢双腿，再不玩儿洋芭蕾舞或是现代舞，也再不让老王子托着在半空中转来转去，我去问他，这样好吗？

他沉默不语，不置可否。他的意思也许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我便很想对他念一段大作家柳青老头儿的话，好像是人生紧要处那么一步之类的，但他那时正陷在他的黑白艺术中，很有要填补一块什么空白的气势，我就果断地跑开了，离开了他的破暗房，并下定了铁的决心，并决意誓死如归。

我想，我第一该扔掉我的全部紧身衣裤，芭蕾舞护膝及邓肯乌兰诺娃的演出照，包括把头发剪短至刚好能盖上脑皮，然后，好好地修行一段，忘记《吉赛尔》的破节奏和我的《紫丁香园》的无调性。

小燕儿哇啦哇啦地吵个不停。

她说我这样想这样做肯定是疯了。然后就肯定是砸了她的买卖。

你的买卖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坐在她的裁缝店里，你充其量

就是个裁缝呗，你不是已经挣了好多的钱了吗？

小燕儿气呼呼把《日本服装设计大全》、《法国最新时装》、《国际流行时装荟萃》一古脑儿摊在我眼前，说，还是死了你这条心吧。

我根本没想过原来有这么多挡道儿的。怎么他妈的会这么难？

我极想哭。想最后的那个舞。那一道表示诀别的追光。追光熄灭了。大幕却不肯关闭。不必关闭了。台下空无一人。我在黑暗里奋力蜷缩着，舞台在我的抽动下颤抖。

没有人欣赏我的舞。连稀稀落落的掌声也没有。专家们是发了不花钱的票，并以忠于职守的劲头，在二十分钟内噤里啪拉地全走干净了。他们说美感呢？崇高呢？扭动得像个古怪的木偶！

他于是请我喝了一杯。他请我喝一杯是因为他想请我给他的裸体艺术摄影当模特儿。

我去了。

在一个肮脏之极的小酒馆儿。

我恨恨地望着他。然后，喝过之后，扬长而去。

钱当然是你付。有人在剧场门口等我。我记了起来。我知道不管多大的风，多冷，那个老爵士乐手，他准在那儿。

二

《紫丁香园》说得好听一点，它就像一只爬行的乌龟。你以为它不动，其实它一直在行进。其实这个舞剧早就被判了死刑。只不过缓期执行罢了，于是，全体演员心照不宣地懒散地站在我面前，他们认为补助太低，低得让人实在提不起精神来，所以所有的动作他们只能做二分之一弱，这还是因为看着我的面子。

那么就真的下决心了？

那个秃头院长我们彼此看着都陌生。

就真的下了决心了？

我断定他根本不懂舞蹈，不具备一个艺术官儿的素质，所以我很恼火要坐在他的对面谈辞职。这本是件很严肃的事。

再好好想想嘛，就真的……

我说，您如果想把同样的话再说无数遍的话，那么我就先出去，让您尽情说个够。

你是我们培养的年轻演员，年轻编导，现代舞只是一种无谓的探索……

我就站了起来，走出院长办公室，实践我的威胁。

天蓝得快要死去。像蓝色的铁板。

一群人也斜着眼睛看我。老王子投过来一道凄凄怨怨的目光。有点像拜伦的忧伤浪漫的大眼睛里顿时充满水气。来得很快。我耸耸肩，我就知道他们喜欢这一套。然后把系在腰上的那件黑色紧身衣拽下来，扔给了就近的一位女同仁。还有护膝，护腕，练功鞋什么的，直到脱得不能再脱了，够了那个摄影家的标准，当然是为艺术，然后才一下子扑进老王子的怀中，被他托起来，在练功大厅里旋转着，直到左邻右舍的镜子里都是我，都是我。

我是我的作品。

一个了不起的杰作。

我的《紫丁香园》。

三

我居然觉得无话可说，就站了起来说，我走吧。

他不讲话。他的烟烧着他的喉咙。他也有一把吉他。他抱着那吉他。他在想什么？暗房里很黑，只亮着一只瓦数肯定很低

的电灯泡儿。他把他对面那面墙上——一张题名《废墟》的大型垃圾群巨幅黑白照片，换成了一张我的也是巨幅的黑白照片。我在那张照片上显得很莫名其妙，一股说不上劲头儿，不是哭也不是笑，我居然能够替代他的废墟艺术，这很奇迹。

我对他说了这话。

他拨响了吉他。一个十分以言说的“咚——”，空洞极了，痛苦极了，欲言又止极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极了。

我再也不能忍受便站起来，拎起我的书包就走。

好吧，他追上我，说，你走吧。可他蛮力抓住了我。抓住了我的胳膊把我拦回来。夏威夷吉他。不知怎么我想到了那把夏威夷吉他。

你弄疼我了。我返身看他。我有勇气。但就在那个瞬间我们同时顿住了，很像外国电影里表现的那样，男影星和女影星，或者女影星和男影星，顿住，对视，时光如年，然后，我说的是现实，他真的轻轻把我拦到他身边，紧抱住我，然后把他的嘴搁在我的嘴上。

我看不清我的照片了。

这是第一次。

四

有一天，老爵士乐手就来了我们舞剧院，看大门儿。

那天是一个默契的日子。我收到了模特协会的聘书，声称有极优厚的报酬；我同时又在茫茫人海之中，发现了老爵士乐手这个人物。

我是从老爵士乐手的手里接过聘书的，我把聘书的“聘”字，当成了驰骋的“聘”。我说让我到模特协会去驰聘干吗？我还说，这真好玩儿，就看见了老爵士乐手射过来的那一道最最温

柔、最最深沉、最最慈爱的男人的目光。

这时候，老王子正穿着一身男人紧身衣裤走过来，一股潮乎乎的味道，就挤在了我身边，我说，下班后陪我去那老头儿家好吗？不仅老爵士乐手，不仅老王子，连我自己听了我这不着边际的话都感到惊奇。但话是说出来了，我猜那老头儿肯定很惊慌失措，他低下了头，不敢再看我，老王子便借势把我拖得老远。

你疯啦？！他说话的语气用了很多的情感符号。我猜他肯定是要开始用拜伦的无限伤感恶心我，我于是大声告诉他，我没疯。

那你干吗想去他家，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不知道哇。怎么啦？我就是去看看他，觉得他是个人物，就想找个地方和他聊聊天，这你也管？

但你太轻率了，你还年轻，你……

所以才叫你陪着。

我不去。

那好吧。拉倒。我挣脱开老王子的拉拉扯扯。在舞台上拉拉扯扯还不够吗？就走了。就打听了老爵士乐手的地址。

有你哭的时候。

老王子居然敢冲着我的背影喊。谁给他的这个权力，好像我是他们家的外孙女或者使唤丫头。其实老王子至少比我还小三岁呢，我于是也对着他的背影喊，我就是愿意。就是愿意相信所有的人，所以所有的人都护着我。

说完，我大概就是去洗澡了，我那会儿正按照程式，跳那种典雅之极、供王孙贵族享乐的古典宫廷芭蕾。

五

离开老爵士乐手之后，我就去了那个模特协会。

我是被老爵士乐手陪着走完了从他家到模特协会的路程的。一路上，天很冷，他差不多接着我。我很满意他那个温暖的手臂，他的头发全白了，全白了在冷的夜色中，很像一面飘动的旗。他肯定很喜欢我，这我在他淡灰色的眼睛中全看出来了，我于是很自鸣得意。

人有时候需要温暖。我不知怎么对他说出了那么一句话，我感觉到他更紧地搂住了我的肩膀。说心里话，从一开始我就一点也没有想到要跟他保持一点距离什么的，我觉得跟他在一起，肯定根本不必有这个顾虑。

他的家很阴暗。四壁空空，但有一台很陈旧的破风琴。弹出来的声音于是很古老。他告诉我这是一台管风琴。但我仍旧不懂什么是管风琴。我于是坐在了他墙根儿的一个破书桌上，我问他，奇怪的是，老头儿，你们家怎么一个人也没有，连只猫也没有？

但是他从箱子里，掏出了一把金碧辉煌的吉他，肯定用金碧辉煌这样的词儿一点也不过分，这是一把价值连城的夏威夷吉他，真正的。

他弹出一个“咚——”，很富有活力和感情，于是他紧接着弹奏了一支典型的乡村摇滚。技巧很复杂。

嘿，老头儿，棒极了，你可真不简单哪。

他默默看我。他抱着吉他。然后他说，倒退五十年，他那时若是这样弹着吉他对着我，没准儿他会向我求婚。

别开玩笑，老头儿……我突然看见他淡灰色的眼睛里闪烁着青春的泪水……就是说，你五十年前就是一个优秀的吉他手了？

我的心真的开始悄悄颤抖了，我说，算啦，过去就是过去啦，我以后就叫你老爵士乐手，行吗？

他沉默了好久。

我一时有点怕我们静默在一间空无一人有点阴暗的小屋里。

他极讲究地点燃了一支破风琴上的红蜡烛。走过来。靠近我。攥住我的胳膊。把我从他的破桌子上揪下来。说，走吧，你不是还要去模特协会吗？

可以不去。

你当然要去。

结果，我就让他送我。

我说，芭蕾肯定帮不上模特的忙，那种走步的姿势不对头呢……他说，走吧走吧，后来，我就在模特协会遇上了那位摄影大师。

六

我知道你就是想拿我捞你的外快吧，你给我多少？

他就站在灯光那头儿，站在他那个巨大的照相机旁边，看着我。

我们跳舞的挣不了多少钱，说吧，你给多少，否则我不脱衣服。

他还是看着我。听我说不堪入耳的混帐话。灯光很强，像一道屏障阻隔了我们。大约是想证明裸体艺术很神圣。

我就接着说，你要是给得多了，说不定……

他突然熄灭掉屋里所有的灯光，我们便一下子全落入严格的、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他说，你自己看着办吧。他的声音就在黑暗里响来响去的，他说，你自己看着办吧。

灯光重新亮起来的时候，我当然原封未动，而他早已经把所有的照相器材收拾了起来。我们好像都知道拍裸体模特的事只能告吹。本来讲好了，一、二、三，黑暗，把衣服全都剥光的。现在看来一切全完了。我们之间不具备这种默契。一切当然没落入

俗套。他跟我出来，锁了暗房的门，然后，就陪我去走夜的大道。

夜很清冷。路两旁是经久不息的松柏。

你一天到晚就这么活着吗？就这么浑浑噩噩，骂骂咧咧的？

我于是大笑起来。我觉得他认真起来的样子很好玩儿，本来我可以破口大骂他一顿伪君子、假道学之类的，但我一点儿也不想和认真的人生气。

我说有一天我一定会叫你的废墟艺术大吃一惊的，他便停住脚步，故作惊愕地看着我，意思可能是土别三日之类的讽刺。

我说，你那把吉他算什么东西，见过夏威夷吉他吗？真正的夏威夷吉他。你以为你现在玩儿的这一套废墟艺术有多新鲜多现代，这种东西至少在五十年前就被人玩儿过啦……

那我不管，我玩儿我现在的，我觉得我现在该玩儿，现在是我玩的时候……

我看他当真认真起来。我很怕他会动了“布道”的热情。我赶紧打断了他的话，我赶紧说，其实连我的《紫丁香园》也在内，也是五十年以前别人的热血启示了我，但我对你说的意思是，你玩儿这一套，有一大群人不尿你，说你才真正不懂艺术，是臭狗屁，我于是在夜的诗意里张开嘴，吼叫着哭了起来，因为我那时突然有了种预感，《紫丁香园》肯定已到了末日，只不过死刑的决议案正在伪贵族们的陪审团那里。

七

小燕儿说，你看吧，都在这里了，能找的都找来了，你还能超过外国人的设计吗？不是异想天开就肯定是穷疯了。

我说小燕儿我不穷也没疯，我的意思跟你说你也不懂，你知道圣·洛朗吗？法国服装设计大师，看了他的我就觉得我有一天

肯定比他棒。

我是说就这么给顾客裁裁剪剪，包包缝缝，安安稳稳，人民币往腰包里安静地流着，有吃有喝，有什么不好？

而我是说小燕儿你也太小家子气了。一点魄力也没有。就会守着你的破裁缝店。甚至连一点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没有。所以我断定你是个不健全的人。

你健全？你健全才这么异想天开。

其实当我决定挤进小燕儿裁缝铺的那一天，我就知道小燕儿会有一肚子不高兴。谁都不高兴我做了这样的选择，谁都不高兴，所以谁都跟我过不去。只不过有人明目张胆，有人不露声色罢了。首先小燕儿的妈妈就是最积极的反对者，因为从一开始她老人家就认为我有些神神叨叨的，所以她的思想不可能不灌输给小燕儿，尽管我们是很铁很铁的好朋友。

我没来之前，小燕儿的小裁缝铺里曾经红火极了，妩媚极了。她四壁挂满倒爷倒来的外国洋服，又四壁插满十样锦、芭兰之类的鲜花。临街的那一面是一扇巨大的茶色时髦玻璃，窗明几净，每日里至此求偶的雄性或瞻仰小燕儿风采的少说也有几十位，我偏偏就打乱了小燕儿的生物钟。我们对此都估计不足。

好好的舞蹈演员、编导不干，偏上这儿来瞎搅和。小燕儿一副敢怒不敢言又不忍不言的劲头。

说实在一开始并不想搅和你。人家模特协会早就聘了我，我是想去当模特的，这你都知道，可一穿上模特的衣服就恶心，这你也知道，臭狗屁的布料和样式，像是我从哪儿捡来了一身垃圾披在身上，能忍受吗？于是我想，我还是得和你凑合凑合。你听着小燕儿，我想这店铺从此该是我当大老板，当然我不管钱，我是说来设计、选料，你做我穿出来，然后，你听着，我的目标是，我最终要举办一个由我自己来表演的时装展览会，一定要超过圣·洛朗。

办什么时装表演会呀，有上台的瘾，演《紫丁香园》不得了吗？小燕儿小声叨咕着，我说，废话少点儿行吗？《紫丁香园》早就被枪毙了，这会儿连骨头都化成灰了，别提这些了行吗？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我是说这会儿哪怕收入得少点，但你得设计出几套像模像样的服装来，然后，扩大再生产。这他妈叫改革。

想得美。你就真能超别人？小燕儿还是嘀咕。肯定是她妈的灌输在作祟，真有你的，但我不能动摇。我于是只好紧捂住耳朵，开始在叨叨咕咕当中，拚命用脑子设想一种服装的样式面料和穿起来以后自己的和他人看上去的感觉，但要极力避开《大全》、《荟萃》之类，还有圣·洛朗这个老东西。

八

没有钢琴伴奏。钢琴伴奏不幸睡晕过去了，所以不可能在午饭之后再赶来。作曲的人自以为是多么时髦的现代派新秀，于是设计出一整套无调性节奏的乐曲来。《紫丁香园》没有节拍？野孩子和紫丁香花瓣还有魔鬼的欢笑没有节拍？这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可作曲的把谱子扔给我，就急着携他的小媳妇做类罗马、巴黎或是类夏威夷的蜜月旅行去了，很有股派头，俨然上流社会。其实他只是去了武当山。计划中自然有同土著人或和尚或姑子共同舞蹈的项目，又文明又古老，可我，我连个钢琴伴奏都没有。

其实那个钢琴伴奏是租来的，来了也是白来，她以六十岁高龄来此补差，对现代派音乐束手无策，她弹出来的旋律还没有我唱出来的谱子溜呢。

嘿，导演，这是什么，是123，还是棉花糖？

干脆请老太太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这儿不是幼儿园，排排座，分果果。

于是，钢琴老太欣然而去。我让老王子率领全体演员重复主旋律动作无数，因为在《紫丁香园》的排练过程中，他们所有人的腿都像刚刚痊愈的瘫痪科病人。

我说，一二三，一二三，好，就这样，一二三，你们该知道，这是一首诗，对，一二三，后排跟上，就是说在一个很神圣的地方，有一个被宠坏了的小女孩儿，一二三，跳，一二三，跳，向右，对，她践踏着青青的草，再向左，对，她又去采紫丁香花，好，再来一遍，开始，一二三，一二三，而紫丁香花瓣，滴出了血淋淋的液体，一二三，她双手沾满过失的血，对，后排跟上，一二三，一二三……

我每次讲解指挥必得激动。但他们从第一次就哈欠连天，我知道这其实很意味着讽刺。而且钢琴老太走了以后，我便开始唱谱子。整个排练是我唱谱子唱过来的，这容易吗，唱无调性无节拍无旋律的12345，我知道这其实很难为演员们，他们听不准也听不懂，所以他们快睡着了，我于是大骂：鸟作曲家，跟你媳妇玩儿去吧，什么他妈的无调性！其实我这样骂一点恶意也没有，我不过是想借此扎点吗啡，提提大家的精神，否则我的《紫丁香园》就更惨了。

九

我把那首诗拿到老爵士乐手的家里，我说你看，这难道不激动人心么？就趴在他怀里，很尽情地大哭了一顿。

怎么就这么难呢？我又不是为自己，他们不仅说诗里没有主题，还说舞蹈太平面，没有高潮，通篇的扭动让人无法忍受之类，还说我设计的肉色紧身衣太性感，面具缺乏美感，他们懂什么叫他妈的现代美吗？

我确实是在骂街的同时也同时掉泪了，于是老爵士乐手像抚弄

一只猫一样，抚摸我的头发和肩膀。

我他妈拼死拼活，卖血卖汗，把拜伦老王子训练成天堂魔鬼这是小工程吗？他们倒好，全体的老爷就会跷着二郎腿，挑三拣四，有本事他们也他妈穿上紧身衣，是骡子是马拉上来遛遛……

老爵士乐手于是拿出了他的夏威夷吉他，又打开管风琴的破木头盖子。

我说我就是看着他们不顺眼，我就是他妈的骂他们，连县文化馆都不如，懂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吗？我算是看明白了，我今后要是再尿他们，要是再当着他们掉眼泪……呜呜

他就把我按在了管风琴的小凳上，就说，试试你的谱子，我就气狠狠地在琴键上按了几个我醒着睡着都熟烂了的几个12345，这时候夏威夷吉他响起来，融进去，上帝……

我不敢再骂了，我抬起头惊愕地望着老爵士乐手，我说，老头儿，真了不起。

感觉到了吗？他问我。他有一双慈爱的温柔的淡灰色的眼睛。我突然有了股莫名的冲动，我说老头儿，要是五十年前我就让我妈生出来了的话……

感觉到了吗？找到了吗？

是的，全有了，你的夏威夷吉他一响起来，一下子就什么什么全有了，感觉也对了。我还一直梦想着乐团的那个管弦乐队呢，那是白日梦老头儿，原来那个逃跑的作曲家还真有两下子，他真是绝妙地表现了“过失的血”对吗老爵士乐手？

我说，好吧，就用你了，以你的吉他为主，加上我的管风琴伴奏，就这样定了，我们就用这两件乐器，去他的管弦乐队吧，我不要，我就来录音，真太有味儿了，太……

他一直躲在黑影里不出声地望我。

我突然觉得有点怕了，他的静默使人有种莫名的紧张。我很怕他会因静默而冲动而突然扑上来，我知道这不可能，但如果真

那样了怎么办？我慌忙站起来，我说，老爵士乐手，就这么定了，我明天一早带录音机来，谱子在这儿，你练练吧，再见。

说过再见，我亲了一下他静默的脸，便一古脑扎进冷的风里。后来想想真可笑，怕什么呢？其实，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惟有老爵士乐手真正疼爱我，宠着我，保护我。

十

我又拿着那首诗跑进暗房里。我说，看看吧，你这个家伙，这算是现代诗吗？

他从放大机里抬起头，他问我，好玩儿吗？

我说就是为了好玩儿，才来问你。

他说你觉得好玩儿你就玩儿去呗。

我看他说话的样子像是很不负责任，就开始努力寻找暗房里的开关装置。

他说你在找什么？

我说我看我们两个关在这间黑里透红的暗房里很像两个有影的鬼。

他说，快玩儿你的现代舞去吧，我正忙着……

我便奋力按动开关，灯一下子全亮了，让我们连同他正在冲洗的照片胶卷相纸猛然间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怎么回事？我故作天真无知地问他。

他脸色苍白。他发抖但他一声不吭。他走过来，靠紧我，就抓住了我那只按动开关的手，拧在我身后，然后就发疯地吻起我来。

你疯啦！你把我弄疼了！你走开！听见没有？你不走开我就大声叫人啦！

但我知道暗房是密封的。他杀了我血都不会流出去。我记得